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二十二

而二

衣具說緣起乃至彼婦告其夫曰聖子大德
鄔波難陀頻於我等為說法要我等於彼未
表敬心衣食之中宜伸供養長者報曰賢首
善哉應作婦曰我有細縷令某織師織作鉢
吒言鉢吒者謂是大鑾與袈裟量同總爲一
幅此方既無但言衣鑾前云衣者楚本皆
此云縷條持與大德鄔波難陀令其被服便

擎尼加叱昌吉色𠀤毗尼癡一領𠀤外鉢
家蠟郎塔曠俱猛綴知衛鑠葉屑先節澀鞭
上所立下音乾曉曝上所賣金鑠俱王盍何塔健稚
直利反呂主詒阿達達他達障丘逆秉權丙拳綰
馬拔叟反劬羅瞿那必嬰下一活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二十三 而三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勸織師學處第二十四

爾時薄伽梵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
時此城中有一長者娶妻未久夫婦二人俱
作邪行與外私通事廣如前從非親居士乞

大德不信應往某處某織師家目自觀見即便往彼到織師舍告言賢首此之鉢吒欲爲誰織織師報曰此爲大德鄖波難陀即便告曰汝頗曾識鄖波難陀不報言我不曾識報曰我是鄖波難陀賢首此之鉢吒本爲我織宜可長伸復令寬廣彼便答曰聖者如其線少何處求之報言長者自當相與我亦復當與汝勞直即便捨去更於後日著衣持鉢入城乞食次至勝鬘夫人所住之宅便爲敷座令其安坐夫人禮足在一面坐爲聽法故時鄖波難陀即爲說法既聞法已白言聖者今日頗有受請食處爲巡門乞耶鄖波難陀報言巡乞勝鬘夫人便作是念誰有施食能過於我即便取鉢以好美團盛滿授與彼受得已願言無病出門而去即便往到織師之家報言賢首汝當展手既見展已持一美團授與令食彼旣食已問言氣味何似荅言聖者此歡喜團極成美妙問言汝曾得此美好食

而一

二

耶荅言實未曾食報言可展衣裾彼即展裾以鉢美團悉皆傾與報言賢首爲我好織我更時時知汝辛苦於廣長中更可增益報言縷線誰當見添鄖波難陀曰施主邊索後時線盡往施主家于時夫在婦無報言長者我今縷盡當爲添之長者即便以縷相與復還縷盡更就家索于時婦在夫無報言大家我今縷盡更爲添之其婦即便以縷相與復還縷盡更就家索于時正屬夫婦皆在報言長者爲織鉢吒其縷復盡可更相添婦曰所織鉢吒豈更增大夫問婦曰我曾添縷汝亦添之報言我添長者曰豈可鉢吒倍更增廣織師報曰豈是新增初張機日大德親來於廣長中令我增益我便用語而更增廣婦便念曰吾今試往看彼鉢吒其狀何如即便持縷至織師宅見其鉢吒極甚廣大堅密嚴好即便努目含瞋告曰我此上罋不與茲芻我當爲彼更織餘罋語已便去時鄖波難陀時時

來問咄男子衣欲了未織師報曰我雖欲了仁今未了鄖波難陀曰汝言何義報言彼長者婦觀見鉢吒努目含瞋作如是語我此上艷不與苾芻我當爲彼更織餘艷鄖波難陀告曰男子知我於汝有恩情不報曰極知所遺美園食猶未盡報言男子見我在彼長者

而三

宅內汝當持艷至彼相還織師曰聖者宜去待我片時撩理餘纏送至彼家鄖波難陀即往其宅背門而坐時長者妻便來禮足向門而坐時彼織師持鉢吒至其婦遙見舉手相遮不令其進干時織師佯不相見低面而入便以鉢吒置婦懷內告言此是鉢吒時鄖波難陀即便覽取爲其呪願廣說如前婦便報曰聖者待長者來自手特施鄖波難陀曰我且爲染長者若來以仙人服如法相施婦便報曰聖者世尊有說白色爲勝報曰仙人服勝我爲染之即便離座出門而去時彼織師從婦索直報言男子汝今失我鉢吒更從索

直即宜疾去其將衣者從彼覓錢是時織師即便疾詣鄖波難陀所報言聖者還我織價報告汝宜可向長者處求即便還來至長者處從索織價長者瞋怒同前發遣復至鄖波難陀所從索衣直報言更去彼當還汝即便復去報長者曰還我衣價彼便大怒而報之

曰汝若休去我亦不言若更來者當以破瓦椀繫汝頸下繞室羅伐城告令人衆聞是語已還至鄖波難陀所告言聖者彼長者婦期剋於我汝若停息我亦不言若更來者當以破瓦椀繫汝頸下繞室羅伐城告令人衆唯願聖者愍我貧人當還織價鄖波難陀告曰男子若他爲我織衣嚴時令我還價者我今豈有三衣鉢耶汝苦索者可來共笄汝所得我美園之類計直幾多且論麵價乃至酥油糖蜜香物之屬及至笄了過其織價報言男子汝麁却負我錢因何從索織價久立日中因而放去時彼織師既得脫已極生嫌賤作

罵言吾沙門釋子不知獸足恩義與我更徵其價非真沙門有何正法諸苾芻聞以事白佛佛以此緣集苾芻衆問鵠波難陀汝實作如是不端嚴事耶答言實爾世尊種種呵責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有非親居士居士婦爲苾芻使非

而三

親織師織作衣此苾芻先不受請便生異念詣彼織師所作如是言汝今知不此衣爲我織善哉織師應好織淨梳治善簡擇極堅打我當以少多鉢食或鉢食類或復食直而相濟給若苾芻以如是物與織師求得衣者尼薩祇波逸底迦

四

堅打者欲令滑澤及密緻故我當以少多鉢食者謂與五種珂但尼食五種蒲膳尼食或以鉢食之類者謂以生穀等與之或復食直者謂與其價言苾芻者謂鵠波難陀以如是物者謂是上事得衣者謂衣入手泥薩祇者並如上說此中犯事其相云何若苾芻爲求衣故從座而起整理衣服持二五食等至織師所而授與之勸令好織皆得惡作得衣之時即犯捨墮親非親等並如上說

奪衣學處第二十五

爾時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六衆苾芻常法如是若與他出家及受圓具若

而三

五

若復苾芻者謂鵠波難陀及餘諸類親非親義及七種衣廣如上說先不受請者謂未曾告知便生異念者謂心欲求衣請彼織師等者謂自述其意爲我織者明爲已身應好織者欲令衣長善應量故淨梳治者欲令衣廣重被未曾知難陀惡行與之共住既知行跡

即便捨之與善苾芻而爲同住除三時禮千
時世尊命具壽阿難陀曰汝往告諸苾芻世
尊欲往憍薩羅人間遊行若諸風調樂隨從
者應擦理衣服時具壽阿難陀奉佛教已至
苾芻所如教宣告時難陀苾芻聞是教已便
告鄖波難陀曰世尊有教欲去遊行我等住
此日歷百門方能滿腹若我隨佛出遊行者
雖有十八種希奇利益然而無量百千大衆
圍遶多飲濁水設樹下坐亦無由得我今寧
可將一故識苾芻讚歎三寶在前而去若如
是者我等方得安樂而行多獲利養時鄖波
難陀聞已作如是語阿遮利耶仁今捨棄金

問鄖波駄耶欲造僧伽胝便持所得毘往難
陀所時有乞食苾芻見達摩去問曰具壽達
摩欲之何處彼便報言我有故僧伽胝今得
此毘往問鄖波陀耶欲更新造乞食苾芻聞
而告曰汝若更造新大衣者此之故物當與
我來報言好是時達摩至難陀所白言鄖波
駄耶我僧伽胝故今得此毘欲造新衣故來
請白時鄖波難陀報難陀曰阿遮梨耶今正
是時難陀報曰具壽達摩我有僧伽胝今持
與汝何用造新達摩報曰不須鄖波駄耶我
但縫此而作大衣鄖波難陀告曰達摩我昔
別聞今時別見我比聞汝常懷慚耻追悔爲
而三
心於諸學處愛樂奉持我實不知汝違師教
追悔爲念於諸學處愛樂奉持彼尚懷耻不
來餘人豈來相逐然佛出尊說四攝事謂布
施愛語利行同事若行此者彼或容來我等
皆無誰肯同住是時達摩有僧伽胝稍多故
破有人與毘更欲造新便作是念我今當去

今欲將此毘施與僧伽曾有乞食苾芻從覓故僧伽胝今欲與彼師曰隨意即以毘施僧僧伽胝與乞食者達摩便於他日著僧伽胝禮親教師足是時難陀報達摩曰具壽阿難陀傳世尊教今者欲向人間遊行能隨從者可撩理衣服我等若住於此日歷百門方能滿腹若我隨佛出遊行者雖有十八種希奇利益然而無量百千大眾圍遶多飲濁水設樹下坐亦無由得我等宜應讚歎三寶在前而去若如是者我等方得安樂而行多獲利益達摩報曰鄒波駛耶若從佛行有十八種利益然鄒波駛耶將爲過患我今情樂從佛出

大衆圍遶廣如上說隨路而去諸佛常法將欲行時猶如象王全身右顧勿令徒衆被服乖儀便見達摩著上下二衣欲人間遊履見已便告具壽阿難陀曰阿難陀豈安居後苾芻不得衣利耶阿難陀白佛言大德苾芻得衣佛言若得衣者何意達摩苾芻但著上下二衣欲人間遊踐時具壽阿難陀具已因緣而白世尊世尊告曰豈有苾芻與他衣已而更奪耶

爾時世尊以此因緣問難陀曰汝實奪衣答言實奪佛以種種呵責廣說如前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尊難陀報曰具壽汝隨我去達摩報曰鄒波駛耶我不前行願隨佛後難陀瞋忿即便告曰愚癡物我豈爲福與汝大衣本意望汝隨我後去若不去者還我衣來我不與汝是時達摩即自思念我寧無衣不能共此六惡行人相隨而去容生過惡即還彼衣爾時世尊

罵詈生嫌賤心者謂身語心現瞋恚相自作

使人奪取彼衣離身者謂揔離身自受用者

謂屬已也泥薩祇波逸底迦者廣如前說此

中犯相其事云何有三種相謂身語二俱身
者若先與衣後懷瞋恨手自奪取或牽或挽
然口不言乃至衣角未離身時得惡作罪離

身之時便招捨墮是名身業語者謂出其言
而奪彼衣不動身手結罪同前二俱者謂以

身語而奪其衣結罪同前言教他者若教茲
薺奪彼衣時衣未離身二俱惡作若離身者

俱得波逸底迦主有捨過若教尼奪罪亦同

此下言三衆皆得惡作若諸俗人男女奪者

得無量罪無犯者有二種一爲難事二爲順

教言難事者若其二師見己門徒於恐怖等

處或在非時河岸涉險恐其失落強奪取衣

此皆無過言順教者若其二師見己門徒與

惡知識而爲狎習或同路去奪取其衣勿令
造惡是名順教又無犯者最初犯人或癡狂

而三

心亂痛惱所纏

急難施衣第二十六

佛在室羅伐城給孤獨園逝多林於聚落中
有一長者信心賢善於阿蘭若中奉爲僧伽
造一住處種種莊嚴悉皆具足有六十苾芻
而住於此四事供養無不豐贍是時長者遇

病身亡從此已後供養斷絕時諸苾芻詣其

子所告言賢首汝父造寺供養六十苾芻衣
食豐足汝今頗能作是事不子答之曰有能

施百或有施千乃至一億或有自身而不能

濟我今不能如父供養時諸苾芻聞是語已

悉皆捨去于時有二年老苾芻是此村人出

家離俗自行乞食住此寺中後於異時北方

商旅既見其寺即便俱入高聲讚歎周旋制

底徧觀房宇皆見空虛便作是念應是苾芻

宴默而住或可往詣晝日閑林更復細觀見
二老者即便告曰阿遮梨耶此寺苾芻今在

何處即以上事而具告知商主聞已告同旅

曰我於長夜常有此念善哉我於何時得爲僧伽造一住處安置苾芻衣食供養此寺造訖現無施主我當補處供養衆僧即便張一大氈以物置上告諸人曰君等若能見隨喜者幸可量力各出少多共求福事時諸商人各持惠施便獲多物于時商主告老苾芻曰

而三

九

阿遮梨耶此物擬供六十苾芻於此安居以充衣食直此是月八日直此是四十五日直此是供病醫藥直此是衣利有好苾芻招攜住此我至夏末當更重來一百苾芻隨力供養作是語已禮拜而去一老苾芻報同伴曰今多獲利誰當藏舉報言小者當舉其時小者即爲舉之誰復當往室羅伐城喚諸苾芻來住於此報言小者答曰我已掌衣仁當自去時老苾芻即便往詣室羅伐城向逝多林六衆常法恒令一人住寺門首時駢波難陀在門首住遙見老苾芻來髮如荻華鄔波難陀便作是念此老耆宿從何而來告

言善來善來大德彼告曰敬禮阿遮梨耶敬禮鄔波馱耶鄔波難陀即生是念此是摩訶羅不辨尊卑即問之曰老叟從何處來答曰我從某處毗訶羅來告言老叟爲是毗訶羅爲是毗伽多彼便問言何謂毗訶羅何謂毗伽多答言衆事豐贍是毗訶羅所須闕乏是

毗伽多報言往昔毗伽多今日毗訶羅鄔波難陀曰何意如是報曰北方商人來入寺中捨財供養須六十人我今故來喚苾芻衆鄔波難陀聞斯語已即作是念今此老叟勿令入寺告曰汝欲於此該誘苾芻老叟知不勝光大王種種衣食供養苾芻及勝鬘夫人行兩夫人并刹帝利給孤獨長者仙授古舊毗舍佞性母善生夫人更有衆多淨信婆羅門長者居士等上座日日常爲呪願諸有苾芻未來王者情樂欲來現在衆僧歡心樂住四事供養曾無闕乏世尊大師親爲說法法食兩途皆無闕少其大衆知汝欲來該誘苾芻

者必當與汝作驅擯羯磨然我兄弟現有六
人人各有十弟子爲愍汝故我等當行時老
苾芻報鄒波難陀曰聖者我欲暫往禮出尊
足方還故居鄒波難陀作是念若有諸餘黑
鉢之類聞斯告時在前而去即便報曰老叟
汝豈不聞佛說頌言

而三

十

諸法心爲首 心勝心速疾 由心清淨故
讚歎并身禮 當受勝妙樂 如影鎮隨形
時鄒波難陀說此語已即捉其項按使低頭
汝應口道南謨佛陀南謨達摩南謨僧伽彼
便告曰阿遮梨耶我今渴乏應求水飲鄒波
難陀報言老叟可於此住我以汝瓶添水令

滿於此飲之即便取水令其飲訖報言老叟
即宜可去更莫久留遠送登途勿令其返六
衆常法至日暮時同聚一處有善惡事皆相
報知

時鄒波難陀便入寺內告六衆曰諸具壽我
等何時免此辛苦彼問曰大德願有少多奇

異消息報言有某處聚落有毗訶羅北方商
人來至其所情樂供養六十苾芻衣食豐足
無所關少諸人聞已咸云我去找我等於彼作
安居不鄒波難陀曰不於彼處而作安居我
等往彼於前夏中皆食噉已還來至此作後
安居即將門徒隨路而去既至彼已舊住二

人遙見來至報言善來善來諸具壽即便授
與房舍卧具及諸小座安水器物于時六衆
作如是議我等遠來有所求覓其所爲事宜
共觀瞻即語老苾芻曰現有利養可將出來
時二苾芻稟性質直所有利物並將出現此
是六十苾芻供安居物此供常食此是月八

而三

十一

日十四十五日所費之直此是醫藥所須及
供衣之利是時六衆檢見利物自相謂曰此
二老慳不肯施設精妙食噉供養衆僧然此
老叟已爲守護僧家資具頗成勞苦宜應放
免驅役之事時二老人旣蒙放免極生歡悅
六衆相謂我等應差能檢校者日日之中能

爲僧伽作十八種奇妙餅菓供養僧者即便差作知事之人彼受僧教日日常營上妙飲食未久之間財物罄盡時知事人於上座前白言大德僧家食直今並已盡惟餘一日上座告曰具壽若戒不具者可待節日我等戒行具足豈待日耶現有八日十四十五日擬供養者皆預歎之其受事人依教即營悉皆食訖復白衆曰餘一日食在上座報曰五取蘊身常嬰病苦所有藥直亦可歎之現有衣資亦須分却各自持去隨路而歸即便相與分其衣直復白衆曰一日粥在鵠波難陀告知事曰喚老叟來報曰汝本請僧云三月內供養豐足未滿一月悉皆罄盡彼二答曰豈可施主遣日日中作十八種奇妙餅菓常食好食上座報曰老叟得食之時低頭食歎今聞罄盡出嫌賤言鵠波難陀告知事人曰此二老叟衆應與作驅擯羯磨有餘復云汝二老人疾當求憲若更遲者久事低頭項筋舒

脫彼二即使對衆求餌補捺伐蘇告大衆曰諸具壽此二老人稟性愚直大衆慈悲可共容恕大衆即使布施歡喜鵠波難陀報老叟曰此聚落人全無信敬我等於此乞食難求若更有餘即可擎出必其無者我等當行彼二答曰大德更無遺子時六十人悉皆隨路住室羅伐城既至彼已咸坐後夏三月既了彼舊商人還來至此同前入寺讚歎禮拜巡房重見二老苾芻問言寺內苾芻今何所在報言賢首此無苾芻商人曰豈不我云請六十苾芻於此坐夏時二老人具以事告商主報曰仁於何處請得苾芻報言六衆苾芻并其徒伴商主報曰仁往大海取假瑙瓈茲逝多林更無餘人仁等何因但請六衆是時商主及諸商人各生嫌賤沙門釋子無有耻媿破壞淨法我等初起信牙即令摧折諸苾芻聞以事白佛佛言夏中分物有此過生故諸苾芻不應夏中分夏利物若夏中分者得越

法罪此是緣起尚未制戒即於爾時於此城中苾芻尼大世主常修寂定所有門徒亦皆宴寂法與苾芻尼常樂持經所有門徒亦持經藏斯之二人同居一寺若大世主門徒從定起已時法與尼告門徒曰諸妹世尊聽許諸艾芻尼出家圓具皆是大世主勸請之力

如世尊說若人能護他意當生多福諸妹汝等亦應作無常觀是時門徒隨教而作若法與門徒讀誦之時大世主告門徒曰諸妹如來世尊於三大劫修諸苦行無量百千六波羅蜜多悉皆圓滿證無上智斯等皆爲饒益有情如世尊說若人能護他意當生多福諸妹汝等亦應誦無常經是時門徒隨教而作時二苾芻尼及諸門徒相將護故所修善品不能增進如華少水有鄮波索迦名毗舍佢於法與苾芻尼深生敬信彼於苾芻尼所須資具皆隨意與時毗舍佢曾於一時至法與尼所爲申禮敬既至其所尼便告曰鄮波索

迦多苾芻尼共在一處而作安居更相護惜所修善品不能增進如華少水汝頗能與苾芻尼衆別造寺不彼即報言聖者我大有物而無其地地皆屬王我無由得法與報曰必其能者我爲白王望得其地毗舍佢曰若得地者當爲造寺時法與尼即便往詣勝鬱夫

人所是時夫人見法與來告言善來善來聖者可於此坐尼旣坐已便禮雙足告言聖者何意得來報言夫人我今欲爲諸苾芻尼造十住處然地皆屬王無處能作我爲地故欲白王知夫人報曰聖者當去我爲白王時法與尼呪願無病從座而去是時夫人往詣王所白言大王王於今日獲得大利聖者法與苾芻尼來至王宅王言聖者何爲得來夫人報曰聖者意欲爲苾芻尼造一住處彼言大地皆屬於王爲求地故欲有啓白王便答曰必其聖者須我中宮將欲造寺我當捨與別造居宅若不欲者隨所樂處任情修造是時

夫人得王教已令使往報聖者王今隨願王言必其聖者須我中宮將欲造寺我當捨與別造居宅若不欲者隨所樂處任情修造時法與尼聞是教已具報毗舍佢知時勝軍王有二將帥一名善劍二名善弓當爾之時善劍持兵出師他處是時彼婦與外私通近彼家邊有空閑處法與求地遂便至此法與報曰此中造寺形勝可愛時毗舍佢即於此地造寺興功未久之間寺便成立時苾蒭尼遂與徒於此居止時善劍軍旋歸故彼之婦女隨意遊從時彼諸人尋逐得已將還至舍以杖打之悉皆號叫出大音聲諸尼皆來白法與曰聖者我避天雨返溺河中時法與尼聞是語已作如是念彼諸人等有善根不即便觀察知有善根繫屬於誰皆在我所即報門徒曰諸妹為欲化度當忍受之時法與尼遂以瓦盆置於一處告門徒曰諸妹所有殘食皆當置此時彼諸尼有殘餅食皆安於

而二

古

此時小男女來入寺中若是男者時法與尼以油置手令自摩頭以其殘餅而授與之若是女者時法與尼自持香油塗其項上皆以殘餅與之令食時諸男女得餅菓已悉將歸家其母見已皆問之曰汝於何處得此餅來答云聖者法與惠我令食諸母聞已皆作是念觀此憐愛便是聖者法與助我養兒由此事故便於尼處敬信倍深各生是念若我夫主更去征行我等皆當詣聖者所承事洪養便於後時彼之夫主從軍而去時法與尼知彼諸女堪受化度便遣門徒灑掃庭宇以新牛糞而塗拭之并安潔豆及以淨水嚴設香華并供養具美音聲者差令讚佛時彼婦人夫主去已皆相呼命來入寺中至法與所時尼見已報言善來姊妹彼皆敬禮共相問訊授以潔豆灌以淨水令洗手已悉與香華教尼遂以瓦盆置於一處告門徒曰諸妹所有其右旋供養制底歌詠讚歎既供養已時法與尼於大眾前就座而坐時諸婦女皆致敬

已當前而坐爲聽法故時法與苾芻尼觀眾
根機界性差別隨其意樂而爲說法令彼諸
女心得開悟即於座上以金剛智杵摧破二
十種薩迦耶見山皆得預流果廣說如前離
三惡趣得涅槃道歸依三寶受五學處不殺
生乃至不飲酒成鄖波斯迦

而三

十五

時諸婦女禮尼衆已各並歸舍既至舍已灑
掃家庭以新牛糞淨塗拭威儀庠序寂止
而居後於異時夫主迴軍各在途中而作是
念我家中婦共何男子行非法耶時彼諸婦
聞婿歸還皆共出迎既相見已報言善來善
來聖子辛苦即各引還至其居宅時彼諸婦
各與其夫香油塗身湯水沐浴供以美食冠
帶華纓時彼諸人各作是念希有今日禮節
威儀皆問婦曰何意今者供給異常婦各白
夫聖子知不我蒙聖者法與苾芻尼爲說妙
法能令我等於生死中雖復流轉極重煩惱
不復現行猶如往日時彼夫主各生是念聖

者法與能調難調我之妻室於昔日來多造
邪行我以種種杖楚苦言責罰然不能改由
蒙聖者爲說法故便得調伏此則聖者惠我
大恩我等宜應共白王知往至寺中禮拜聖
者時法與尼觀彼根機堪受化度即便掃灑
房宇廣說如前令彼諸人皆得見諦讚歎希
有如前具說乃至歸依三寶受五學處作如
是語聖者我從今日乃至不以故心損蟻子
命然而我等持刀自活今時斷殺其欲如何
尼便報曰賢首孰無鏃箭持無弦弓手把大
刀勿生害意諸人答曰我等奉行彼諸尊士
既見諦已不飲酒不博奕不行邪行由斯家
業受用豐饒所有象馬養餒如法亦皆肥盛
後於異時憍薩羅勝光王邊隅逆命發兵往
征所去軍師皆被他敗復令將去還遭沒落
時國大臣進白王曰邊隅兵盛王師日羸王
不親行彼難剋伐王聞是語即便宣令普告
諸人於我國中持刀活命者悉皆隨我伐彼

不臣王有二軍一名善劍二名善弓王既出已令善劍先鋒善弓後殿王見前軍人馬肥盛王問大臣曰此是何軍大臣白言是王善劍軍前鋒而去時王迴顧見其後軍人馬羸瘦王問大臣曰此是何軍大臣白言是王善弓軍以爲後殿王曰卿等豈可給軍糧不平

而二

十六

等與大臣白言均平給與王曰喚來彼便喚至王親問曰汝軍得糧豈不均等白言大王

得料相似王曰何故前軍人馬肥盛汝之軍衆羸瘦如是彼白王曰我等若執無鏃箭持無弦弓手把木刀不欲傷害所有兵器賣以充食我等軍兵亦皆肥盛王聞此語問前軍

曰汝等豈可執無鏃箭持無弦弓手把木刀不欲傷害白言實爾王曰汝等豈欲將我至彼令他殺耶即便白言豈可器仗而能鬪戰終須人力方破彼軍王聞忿怒告云若器仗不能戰人能戰者汝等宜去降破彼城作是語已王便迴駕時前軍人詣法與尼處告言

聖者王遣我等往伐彼城我等今時欲作何計法與報曰賢首仁等但去至彼邊城必當得勝然每於宿處誦三啓經既至邊隅圍彼城郭即於其夜通宵誦經稱天等名而爲呪願願以此福資及梵天此世界主帝釋天王并四護世及十八種大藥又王般支迦藥叉

大將執杖神王所有眷屬難陀駢波難陀大龍王等

時彼軍人聞法與苾芻尼所說事已即便禮足歡喜而去每於住處誦三啓經既至彼已徧圍城郭即於是日通夜誦經時彼將軍依法與尼所教之法遂廣爲呪願如前具說并

而三

十七

設祭食供養天神當爾之時北方多聞天王須往衆多藥叉集處聞諸軍衆說呪願聲便生是念誰稱我名而爲呪願遂俯觀察見諸軍衆復作是念我此法弟非處驅馳即告般支迦藥叉將軍曰此之軍兵是我法弟非處驅役汝等宜應降伏此城付彼軍衆藥叉敬

諾即便去斯不遠化作軍衆象如大山馬形
如象車如樓閣人等藥叉時城內人遙見軍
來生大恐怖共相告曰國之與命何者爲先
國破更求命斷難續宜當保命豈顧城郭遂
即各捨兵器開大城門自繫其頸求哀乞命
時善劍軍見斯事已各起悲憐不加殺害取

其將師并諸封直皆大歡喜返旆而歸到其
王所白言大王此是兵衆及封直之物王極
欣慶告軍人曰所將封直用賞勞勤俘虜諸
人設盟還放時善劍軍人便作是念我等出
師安隱歸故斯等皆是聖者法與威神之力
遂相謂曰由聖者力使我得勝今持此封直

供養聖者即便持物往至其所報言聖者我
等保命戰勝言歸國王歡喜賞賜豐贍今持
至此略表丹心唯願慈悲爲受斯物法與報
曰賢首若於三寶不興供養雖生天上而受
貧苦汝等宜應於佛法僧而興供養當令汝
等於長夜中常受安樂時彼諸人蒙斯教已

皆往逝多林請佛及僧於三月夏安居內有
所須者悉皆供給於日日中每於食前供養
三寶於食後時聽聞妙法初夜後夜繫念思
惟後於異時復有邊隅不臣王命時王遂勅
善弓軍曰汝等可去伐彼邊隅時善弓軍白
大王曰我兵羸弱彼軍強盛可令彼去我更
後番王命善劍軍曰汝等可去伐彼邊隅彼
軍白王我番已了未合軍行王曰且應此番
後當免汝時彼軍人承王教已共相議曰前
伏彼城是藥叉衆威神之力我今更去定死
無疑然而我等於三月內請佛及僧隨有所
須悉皆供給我等宜可奉彼夏衣從軍而去

而三

十八

即持衣物往逝多林于時世尊宴默而坐諸
人持物諸苾芻所白言聖者我等被使往伐
邊隅於彼戰亡難期再入此是夏中施物幸
爲受之時諸苾芻報言賢首大師世尊已制
學處不許我等夏內分衣我不敢受報言聖
者幸當受取置在一處待夏日日衆共分之

諸人以衣置一房中便捨而去時彼諸人持先器仗帥旅而出時給孤獨長者見而問曰君等何之報言長者欲往征行長者報曰豈非君等先已征還答言行了若爾何故復更征行報告王遣我等且應此番後當相免長者報曰且住於此我爲白王是時長者便詣王所白王曰王今何意使善劔軍王曰某城叛逆令往討之長者曰彼當番未王言已去長者曰若如是者何故頻行王曰後番放免木刀能降他不然彼軍人皆是佛子乃至蠅蟻不故斷命前去征討乃是藥叉天衆爲伏彼城今者重行恐將沒落豈非大王傷害佛子是時大王知是佛子告大臣曰當宣我教告毗盧宅家使知從今已去有征行處更勿差遣善劔軍人時諸苾芻夏安居了往諸人所報曰賢首我隨意事訖有衣與我彼便報曰聖者我先與之彼處應取時諸苾芻開房

取物但見蠻蟻土封積成大聚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應差藏衣苾芻若苾芻五法不具者此不應差差不應作云何爲五謂有愛恚怖癡藏與未藏不能曉了五法具者此即應差差應令作云何爲五謂無愛恚怖癡藏與未藏善能曉了如是應差先當勸喻一苾芻曰汝某甲能與僧伽於夏三月中藏護衣不若言能者應敷座席次鳴犍稚以言白訖僧伽盡集令一苾芻作白羯磨爾時世尊讚歎持戒及尊敬戒者少欲知足行杜多行威儀嚴肅知量而受隨順苾芻所行之法爲宣說已告諸苾芻曰前是創制此是隨開爲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前三月夏安居十日未至八月半未滿有急施衣苾芻領者應受乃至施衣時應畜若過畜者泥薩祇波逸底迦

苾芻者謂佛法中人十日未至八月半者謂去隨意時有十日在前三月夏安居者非後

安居也有急施衣者有其五種云何爲五或爲自病故施或爲他病者故施或將死時施或爲死亡故施或將行時施苾芻須者謂心樂欲衣者謂七中隨一應受者謂受囑已隨意分之乃至施衣時應畜者謂舉藏也何謂施衣時謂不張羯耻那衣一月若張羯耻那

衣五月是謂爲時過此非時若過此時不作分別而畜衣者犯捨墮捨之法或廣說如前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苾芻若於夏內分夏利養或過時而畜皆得捨墮若於十日中得五種急施衣分之無犯若在夏中或時施主欲得自手而行施者取亦無犯若其差得藏衣

苾芻或可施主作如是語我行還自手當施雖過時分畜亦無犯又無犯者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廿末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二十三 而三
第十九 裳居勢乃吉咄丁骨續反 繖直利

珂苦何膳時扇踐攜一狹華上徒的反
該誘上俱大反 佐立迦餐食上正低伍二子
奔亦餽反 瑞施薄妹俘虜上芳二下盟賊叛
逆畔上音討他老蠶昆上音蠶蟻上音杜
聖教仰報 佛恩用資三有乞保頃出福壽增崇他生三嚴俱備常作比丘形
大藏經板流通 求爲釋子凡在時中盡行意者
大德十年歲在己卯年二月 日意願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二十四 而四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阿蘭若六夜學處二十七

余時薄伽梵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去斯不遠有一聚落彼有長者大富饒財多諸僕使彼有淨信心意樂賢善彼爲僧伽造